



11/22/63



[美] 斯蒂芬·金 著 郅宏福 辛红娟 译

STEPHEN KING

11/22/63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11/22/63

下 (美) 斯蒂芬·金 著 廖宏福 辛红娟 译

STEPHEN KING 11/22/63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-2016-2280

11/22/63

Copyright © Stephen King 2011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6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1/22/63：全2册/(美)斯蒂芬·金著；鄢宏福，
辛红娟译。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6
(斯蒂芬·金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02-011874-8

I. ①1… II. ①斯… ②鄢… ③辛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9615 号

出品人 黄育海
责任编辑 朱卫净 仲召明
封面设计 陈 晔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77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23.5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874-8
定 价 98.00 元(全 2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65233595

目 录

- 第一部 分水岭时刻 / 1
- 第二部 门卫的爸爸 / 81
- 第三部 回到过去 / 189
- 第四部 萨迪与将军 / 301
- 第五部 1963 年 11 月 22 日 / 503
- 第六部 绿卡人 / 655
- 后记 / 735

第四部 萨迪与将军

第十四章

1

追思会是在新学年第一天的晚上举行的。如果用眼泪沾湿的手帕条数来衡量追思会是否成功，我和萨迪组织的活动可谓大获成功。我肯定孩子们的情绪得到痛快的宣泄，米米女士本人也会喜欢这样的告别式。“爱挖苦的人往往是穿着盔甲的胆小鬼，”她曾经对我说，“我也一样。”

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教师们忍着没有流泪，然后迈克打动了他们。迈克冷静、诚挚地朗诵着箴言第三十一章。此后，放映幻灯片时，教师们听着极其伤感的音乐《西城故事》，也哭了。我发现波尔曼教练很有趣。眼泪从他涨红的脸上流下，高声的哭泣从他宽大的胸膛中传出来。德诺姆橄榄球队的领袖让我想起大家第二喜欢的卡通鸭子，鸭宝宝休易。

我站在正在播放米米女士照片的大屏幕前，将观察到的这一幕悄悄告诉萨迪。她也哭了，后来不得不下台，走进旁边的房间里，然后笑容战胜泪水。她现在安全地站在影子里，责备地看着我……然后对我伸出中指。我认为我是罪有应得。我在想，米米女士是不是仍然认为萨迪和我会相处得极好。

我想她很可能还是这么认为的。

我挑选《十二怒汉》作为秋天要演的戏。既是偶然，也是我故意疏忽，我没有通知塞缪尔·弗伦奇公司，我想将我们的版本改名为《陪审团》，这样我就能用些女演员。我会在十月下旬挑选演员，十一月十三日开始排练，届时狮子队的最后一场橄榄球常规赛业已结束。我有意让文斯·诺尔斯出演八号陪审员——坚持己见的家伙，在电影

中由亨利·方达出演——迈克·科斯劳则出演我认为最棒的角色：盛气凌人、粗暴无礼的三号陪审员。

但我同时在关注一场更重要的演出，弗兰克·邓宁事件相比这场演出，就像毫无价值的杂耍短剧。这场演出名为《杰克和李在达拉斯》。演出如果顺利，其中的一幕会是悲剧。时机成熟时，我必须准备登场，演出要提前开始。

2

十月六日，德诺姆狮子队赢得第五场橄榄球赛，朝着献给文斯·诺尔斯的全胜赛季前进。文斯在《人鼠之间》中扮演乔治，但他永远没有机会在乔治·安伯森版的《十二怒汉》中出演角色了——这一点稍后再说。那是个为期三天的周末的第一天，接下来的星期一是哥伦布日。

我在假期期间开车去了达拉斯。很多商店都开着，我的第一站是格林维尔大道上的一家当铺。我告诉柜台后面那个身材矮小的男人，我想买他手里最便宜的结婚戒指。我从店里走出来，左手第三根手指上戴着八元的金戒指（至少看起来是金的）。然后我开车到市中心中央大街下半段的一处地方，我是在达拉斯的黄页上搜索到这个地方的：沉默的迈克卫星电子产品店。在那里，一位穿着整齐、身材矮小的男人接待了我。他戴着角质架眼镜，衣服上挂着一枚既古怪又前卫的徽章，徽章上面写着“别相信任何人”。

“你是沉默的迈克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真的沉默寡言吗？”

他笑了。“那要看是谁想听我说话。”

“假定没有人想听。”我说，告诉他我想要什么。结果是，我本可以省下八块钱。因为他根本没兴趣听我讲我所谓的不忠的妻子。我想买的装备倒是引起了这位老板的兴趣。在这个话题上，他是多话的迈克。

“先生，我不知道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，你们可能有那样的装备，但我们这里肯定没有。”

我想起米米女士曾把我比作《地球停转之日》里的外星访客。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你想要一台小型无线收听设备？好吧。我有很多，在你左边的玻璃盒子里。它们叫晶体管收音机。牌子有摩托罗拉和通用，但是日本制造的质量最好。”他嘟起下嘴唇，把一缕头发从额头上吹开。“这不是当头一棒吗？十五年前，我们将他们的两个城市炸成放射性尘埃，将他们打败，但他们死了吗？没有！他们藏在洞里，等着灰尘落下来，然后爬出来，拿起电路板和烙铁，而非日本南部机关枪。到一九八五年，他们会拥有全世界。至少我居住的地方会是他们的。”

“所以，你帮不了我？”

“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当然能。沉默的迈克·麦凯克伦总是乐意满足顾客在电子方面的需求。但是得花钱。”

“我很愿意花这笔钱。把这个撒谎的婊子拽上法庭后，我能省下很多钱。”

“嗯哼。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后面拿点东西。把门上的牌子翻成‘关门打烊’，好吗？我想给你看样东西，可能不……嗯，可能是合法的，但谁知道呢？沉默的迈克·麦凯克伦是律师吗？”

“我猜不是。”

这位六十年代电子产品导购再次露面时，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外观奇怪的装置，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纸板盒。盒子上印着日文。装置看起来像是给少妇用的仿真阴茎，安装在黑色的塑料圆盘上。圆盘有三英寸厚，直径跟二角五分硬币差不多，一团电线从圆盘里伸出来。他把这玩意放在柜台上。

“这是个回声器。就是在达拉斯造的，朋友。如果有人能打败日本人的子孙，那就是我们。到一九七〇年，在达拉斯，电子业会取代银行业。记住我说的话吧，”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，指着天说，“上帝保佑得克萨斯。”

我拿起那玩意。“这东西的脚得立在家里的脚垫上，算什么回

声器？”

“这是最接近你跟我描述的你想要的那种窃听器的玩意。体积很小，因为没有真空管，也不使用电池。它用的是家庭用普通交流电。”

“把它插在墙上吗？”

“当然，为什么不能呢？你的妻子和她的男朋友可以看着它说：‘太棒了，我们出去时有人在这里装了窃听器，让我们来场闹腾的性交，然后聊聊私事。’”

好吧，他是个怪诞又好笑的人。不过，忍耐是种美德。我想要这辆车。

“那这玩意怎么用？”

他敲了敲圆盘。“把这个装进灯座。不是落地灯，除非你想录下老鼠在踢脚板内跑动的声音。明白吗？是台灯，人们会在台灯旁说话。”他拂一下电线。“红线和黄线连接到电灯线，电灯线插在墙上。打开灯，窃听器才会打开。他们打开灯，嘿，你就能听到动静啦。”

“这是麦克风吗？”

“对，在美国货里算不错的。现在——你看见剩下的两根电线了吗？蓝色和绿色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他打开印着日文的纸板盒，取出一台盘式录音机。体积比萨迪的云斯顿牌香烟包大一点，但没大多少。

“把这些电线连到这里。把底座部分装在灯里，录音机放在办公桌抽屉里，或者放在你妻子的短裤中。或者在墙上钻个小洞，把它装在厕所里。”

“录音机总是从电灯线取电吗？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

“我能买两个这种回声器吗？”

“四个都可以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但是要一个星期。”

“两个就够了。多少钱？”

“这类东西可不便宜。一对要一百四十块。最低价。必须现金支付。”他的口气中带着遗憾，仿佛是说，我们刚才做了个美妙的电子技

术梦，现在梦该结束了。

“请你安装的话得加多少钱？”我看到他一阵惊慌，赶紧解释，“我不是让你干黑活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只是把窃听器装在台灯里，连在录音机上——行不行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怎么称呼？”

“叫我无名先生吧。”

他的眼睛一亮，就像 E. 霍华德·亨特^①刚刚听说事情曝光了。“不错的名字。”

“谢谢。你得多带点电线。我如果需要装得近，线就短点儿；我要是不得不藏在橱柜里或者墙的另一边，线就得长点儿。”

“可以，但线不能超过十英尺，否则听不清声音。还有，你用的线越多，东西被人发现的几率就越大。”

一个英语老师也能明白这一点。

“一共多少钱？”

“嗯……一百八。”

他准备好讨价还价，但我没那个时间，也没那个爱好。我放五张面值二十元的钞票在柜台上，然后说：“我拿到货再给你余款。但我事先得试试东西能不能正常工作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的，可以。”

“还有一件事。用旧台灯。很旧的那种。”

“很旧的？”

“旧货甩卖或者跳蚤市场上两毛五一盏的那种。”我在导过一些戏之后——算上我在里斯本高中导演的戏，《人鼠之间》已经是我的第五个戏——对背景布置有了些了解。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是，有人从带简单家具的公寓里偷走装有窃听器的台灯。

有一小会儿，他看起来很疑惑，然后心领神会的笑容出现在他脸上。“我明白了。真实。”

^① E. 霍华德·亨特（1918—2007），美国情报官员。曾协助尼克松策划“水门窃听”，导致尼克松政府垮台。

“计划是这样，斯坦。”我朝门口走去，然后走回来，胳膊靠在晶体管收音机展示柜上，看着他的眼睛。我不敢发誓说他看见的是杀害弗兰克·邓宁的那个人，但我也不敢发誓说他没有看见那个人。“你不会跟人乱说，对吧？”

“不会，当然不会！”他用两根手指盖住嘴唇。

“这就对了，”我说，“什么时候能好？”

“得过几天。”

“我下星期一回来。你什么时候打烊？”

“五点。”

我算了算从约迪到达拉斯的距离，然后说：“再加二十块，开到七点。我最快也要那个时候才到。怎么样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很好。把东西都准备好。”

“我会的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”

“有。你到底为什么叫沉默的迈克？”

我期待他说“因为我会保守秘密”，但他没这样说。“我还是个孩子时，总以为圣诞颂歌是在唱我。脑子有点卡住了。”

我没有问为什么，但朝车走去时，突然领悟，笑了起来。

沉默的迈克，神圣的迈克。^①

有时候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真是奇怪。

3

李和玛丽娜回到美国后，会住进很多租金便宜的公寓，包括我在奥尔良已经拜访过的一套。但是，根据阿尔的笔记，我想我只需要注

① 圣诞颂歌的开头是 Silent night, Holy night (寂静的夜，神圣的夜)，被儿时的迈克误听成了 Silent Mike, Holy Mike (沉默的迈克，神圣的迈克)。

意两套公寓。一处位于达拉斯西尼利街二一四号。另一处位于沃斯堡，这一处正是我拜访完沉默的迈克之后要去的地方。

我有张城市地图，但还是问了三次路。最后，是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，小零售铺的店员，给我指对了路。我最终找到地方时，便明白那里为何那么难找了。梅赛德斯街尽头是尚未修好的沙砾路，两边挤满比小佃农的窝棚好不了多少的破烂房屋。街道通向一片巨大但几乎空着的停车场，风滚草在破烂的沥青间拂动。停车场外是一家仓库的空心砖后墙。墙上用白灰写着十英尺高的字：“蒙哥马利—沃德百货公司地块”，“闲人勿入，违者必究”，以及“警方监控”。

空气中弥漫着从敖德萨—米德兰方向传来的石油味。敞开的窗户传出摇滚乐。我听到多维尔斯，约翰尼·伯内特，李·多尔西，查比·切克……这是在开始的四十码街道上。女人们在生锈的旋转木马上晾衣服。她们都穿着罩衣，那罩衣很可能是从扎耶尔的马默斯马特市场买的。她们看起来都像是怀孕了。一个肮脏的小男孩和一个同样肮脏的小女孩站在开裂的泥土车道上，看着我开车过去。他们手牵着手，长得太像，肯定是双胞胎。男孩只穿一只短袜，拿着一支玩具枪。女孩穿着米老鼠T恤，下面是一块松垮垮的尿裤。她抱着一个跟她一样脏的塑料娃娃。两个光着上身的男人在各自的院子之间踢着球，嘴角都叼着香烟。在他们旁边，一只公鸡和两只浑身污泥的母鸡在灰地上啄食，旁边是条骨瘦如柴的狗，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死了。

我把车停在二七〇三号门口，李无法忍受玛格丽特·奥斯瓦尔德让人窒息的爱之后，就会带着妻子和女儿搬到这里住。两块混凝土板通向一块油污的地面。要是在城市更富庶的地方，这个地方肯定会变成车库。一块可能被当作草坪的荒地上长满杂草，散放着便宜的塑料玩具。一个穿着破烂粉色短裤的女孩正对着房子墙壁不停地踢足球，球每次击中木头墙板，她就高喊一声。

一个女人，头发卷在巨大的蓝色卷发筒上，嘴里叼着烟，把头从窗户里挤出来，喊道：“罗塞特，你再踢，我就出来把你这个讨厌鬼打一顿！”然后那个女人看见了我。“你想干什么？你要是来收钱，我可帮不了你。都是我丈夫管。他今天去上班了。”

“不是来收钱。”我说。罗塞特大吼着把球踢向我，我用脚边接住球，轻轻地踢回去，她不再吼叫，露出勉强的微笑。“我只想跟你聊聊。”

“那你等一下。我穿衣服。”

她的头不见了。我等着。罗塞特这次把球踢得很高，但球撞到房子之前，被我用手掌接住了。

“不准用手，你这个肮脏的老王八蛋，”她说，“要罚球！”

“罗塞特，我是怎么说你张那该死的嘴的！”妈妈走出来，站到门阶上。她用黄色薄纱巾盖住卷发筒。她看起来像被茧包裹的昆虫，那种有毒的昆虫。

“肮脏的狗杂种老王八蛋！”罗塞特尖叫，然后朝蒙哥马利—沃德百货公司仓库方向的梅赛德斯街上跑去，一边踢球，一边疯笑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妈妈二十二岁，看起来却像是五十岁。好几颗牙都没有了，黑色的眼睛也褪了色。

“想问几个问题。”我说。

“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我掏出钱包，拿出一张五块的。“别问问题，我来问。”

“你不是这一带的。听口音像北方人。”

“你想不想要钱，女士？”

“那要看你问什么问题。我可不会告诉你我胸罩的罩杯。”

“首先，我想知道你在这里住多久了。”

“这个地方吗？我猜六个星期吧。哈里以为他能在蒙哥马利—沃德百货公司仓库找到活儿，但是他们不招人。所以他去了万宝盛华人力资源公司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临时工吗？”

“对，他跟黑人一起干活。”不过她说的不是“干活”，是“干话”。“跟黑人一起在路边干活，每天九块钱。他说自己好像回到了西得克萨斯劳教所。”

“你们的房租是多少？”

“五十块钱一个月。”

“有家具吗？”

“简单家具。可以这样说吧。有张该死的床，一个该死的煤气炉子，炉子迟早会把我们都害死。我不会让你进去看的，别指望了。我他妈的都不知道你是谁。”

“有没有台灯？”

“你疯了，先生。”

“有没有？”

“有，两个。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坏的。我不会待在这儿的，我要是待在这儿，那就是他妈的见鬼了！他说什么不想搬回莫泽尔，跟我妈妈一起住，但不至于那么糟吧。我不会待在这儿的。你闻到这地方的气味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

“就是屎。不是猫屎，狗屎，是人屎。跟黑人一起工作是一回事，但像黑人那样生活？不。问完了吗？”

还没有，尽管我希望问完了。我对她厌烦了，也不想再评判她。她是她的时代、她的选择以及这条臭气熏天的街的囚犯。我留意到黄色头巾下面的卷发筒。肥胖的蓝色昆虫等待孵化。

“没有人会在这儿住很久，对吧？”

“在梅赛德斯街上吗？”她挥挥烟头。烟头指向通往废弃停车场和巨大仓库的砂砾路，仓库里面装着她永远不可能拥有的好东西。烟头指向拥挤而简陋的小屋，破烂的空心砖台阶，用纸板挡住的破烂窗户。烟头指向愤怒的孩子。烟头指向老旧而锈迹斑斑的福特、哈德逊和斯图贝克百灵鸟汽车。烟头指向无情的得克萨斯天空。然后，她发出可怕的笑声，笑声既愉快又绝望。

“先生，这是通往不存在之地路上的一个公交车站。我和布拉蒂·休准备回莫泽尔。哈里如果不跟我们走，我们就自己去。”

我把地图从裤子口袋中拿出来，撕下一小片，然后把我在约迪的电话写在上面。又掏出五块钱，递给她。她看了一眼，但没有接。

“我要你的电话号码干什么？我又没有他妈的电话。没有达拉斯和沃斯堡的电话交换机。那是他妈的长途。”

“你要是准备搬出去，就打电话给我。我只希望你做这件事。你打电话说：‘先生，我是罗塞特的妈妈，我们准备搬走了。’仅此而已。”

我能看出她在盘算。但她没盘算很久。十美元比她丈夫在得克萨斯的烈日下干一整天活挣的钱还要多。因为万宝盛华根本不知道节假日付一倍半的加班费。而且丈夫根本不知道这十美元的存在。

“再给我几美分，”她说，“我要打长途。”

“拿去，再给你一块。记着点，别忘了。”

“不会忘的。”

“不，你不会忘记。因为你要是忘了，我就去找你丈夫说。这件事对我很重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艾维·坦普尔顿。”

我站在泥土和草丛中，闻着屎臭、半熟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的气味。

“先生？你怎么了？你突然头晕了！”

“没什么。”我说。可能没什么。坦普尔顿根本不是什么罕见的姓氏。当然，一个人只要尽力，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任何事。我此刻的言行正在证明这一点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普通人，”我说，“你再问一遍，我还是这么说。”

她听到这种小学生式玩笑，终于笑了。

“是的，好吧。走吧。你在去的路上会撞见我那个小婊子。你帮了我一个忙。”

我驾车回到约迪，在门上发现一张便条。

乔治：

能打个电话给我吗？需要帮个忙。

——萨迪（这就是麻烦所在）

她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进屋打电话给她就能弄明白了。

博尔曼教练的妈妈住在艾比利尼的一家疗养院里，髌部骨折。德诺姆联合高中的萨迪·霍金斯舞会^①在这个周六举行。

“教练说服我陪他跳舞！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：‘你怎能拒绝参加这个以你的名字命名的舞会？’他上周说的。我像个傻子一样，同意了。现在他要去艾比利尼，我怎么办呢？陪两百个处于性饥渴状态的十六岁男孩跳扭摆舞和菲利舞吗？我不要！要是有的男孩带了啤酒呢？”

我想他们要是没带才让人意外，但觉得最好别这么说。

“或者要是有人在停车场打架怎么办？埃伦·多克蒂说，去年，一群来自亨德森高中的男孩搞砸了舞会，两所学校分别有两个孩子进了医院。乔治，你能帮我吗？求你了！”

“我刚刚被萨迪·邓希尔变成萨迪·霍金斯吗？”我笑着说。想到跟她一起去舞会，我的情绪并不低落。

“别开玩笑！一点都不好笑！”

“萨迪，我很高兴跟你一起去。你能帮我带朵胸花吗？”

“我会帮你带瓶香槟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”她沉思片刻，“不，不能花我的工资。就一瓶科达克酒吧。”

“是七点半开始吗？”我其实知道时间。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海报。

“对。”

“只是场录音舞会。没有乐队。这很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现场乐队会带来问题。我有次参加一场舞会，推销员在休息时卖了些啤酒。那真是一次令我难忘的经历。”

“有人打架吗？”她的声音听起来恐惧，但也带着兴趣。

① 通常由中学或者大学主办的非正式舞会，特色是女生主动邀请男生跳舞。